

武松故事新編



前記

武松在水滸傳也是一個重要的角色，在景陽岡打虎一段，真寫得生龍活虎一般，其實這些故事都是想像的成分居多，實際上赤手可以打死活虎的，却是施耐庵(?)的空中樓閣，架空出來的。

不過據冊籍所載，武松却實有其人，而傳說武松的墳墓，至今還存在着，那末這個人或許是有的，但武松的事，却未必可靠，尤其是水滸傳所寫的，未免太一股英雄氣了。

可是除此以外，我們也找不出這一個人的真實的歷史來，就當他一個想像的人物，也何嘗不可。本來歷史上的人物，大都由傳記的作者塗上了一層想像的色彩，小說是更不用說了。

然而武松的存在，也不是沒有理由的，他不僅能打死活虎，還敢殺死土霸王門慶、蔣門神，而且連枉法的貪官張都監、張團練也殺了，這一點是值得小說家寫的，也是使人想到武松的緣故。

蒼厂 廿八年十一月二日夜記

武松故事新編

武松一天到晚只是弄些拳棒，交的朋友，也是些談武術練刀槍的年少英雄，不把賺錢過活的事放在心上，因此他哥哥武大常好好地勸他：

「弟弟，你年紀也不小了，理應該出去賺幾個錢，餬餬自己的嘴；一味地閒蕩，也不是正經。」

武松當着他哥哥的面，不便回答什麼，一等武大出了門去做生意，他就依舊和朋友弄刀槍去了。

有一天，武大提着炊餅賣到一處地方，見圍着許多人，也挨了進去，只見武松穿着短靠，在使一條棍子，上下盤旋，把個身子也隱沒了；好像幾百根棍頭，在地上滾的一般。

看的人都叫起彩來了。武大平日雖怪他的弟弟不長進，看了這個樣子，心中倒也寬慰了許多，心想像我做了一世的小生意，也不見得怎樣出色，他喜歡

弄拳棒，只要練得好，比我做小生意的出息，總要好些。因此對於武松的行動，也不大去干涉他了。

但是弄拳棒的人，免不得在外邊同人家發生衝突，武大看不過去：

「弟弟，你練刀槍儘管去練；只是你不許和人家相打，父母只生我們兩個，萬一有什麼差池，我又沒有能力來營救你，那時人家說起來，總要怪我做兄長不好，望你給我爭口氣。」

武松對兄長的話，有時也肯聽幾句，不過一到了外邊，便完全忘却了，見了什麼不平，就拔出拳頭，前去打抱不平，人家因為氣力敵不過武松，因此見了武松，也有幾分怕懼，平常做什麼壞事，見了武松走來，就不敢動手，所以武松的名聲，便傳播開去，不但本縣的人，曉得有武松這個人，就是外省外縣，只要是在江湖上跑跑的，差不多都曉得有武松這個人了。

武松在外面交的朋友愈多，就愈加不把做生意放在心上。大家佩服他的武藝，只要見了他，就有人來請他吃飯喝酒，到了後來，武松就不靠他的哥哥，也能在外面混日子了。這樣一來，武大就愈加不便去管束他的兄弟了。

武松有一種嗜好，喜歡喝酒，成罇的酒，也飲得下去。他吃了酒以後，氣力就愈加大了，一有什麼不平，就要奔過去弄個明白，不管是官府權豪，他是不怕的。

一天，他正也喝醉了酒，聽得前面一片喧擾，他就跳下酒樓，去看個明白，一見是一個貴家公子，領了大批家丁，強搶良家女子，那個女子在轎子裏哭得好淒愴；武松就趕過去打散了家丁，把那個公子抓了過來。

「你把這個女子留下，我才放你。」

「你是何等樣人，敢來管爺們做的事？」那個公子也不肯示弱。

「好，老子揍你，看你還敢強不？」

那個公子雖也懂得一點拳棒，究竟不是武松的對手，打上沒有幾拳，早被武松打倒在地，昏了過去；武松把轎中的女子放了，叫她快點逃到別地方去，自己便走了回來。不多幾步，後面有人追了上來。

「武二哥，你且慢走，我有話同你說。」

武松停止了脚步，來的人氣急地：

「剛才被二哥打倒的人，是機密的兒子，他現在正差僕人去派兵來報仇，二哥不值得在此地吃眼前虧，三十六着，走爲上着，過了幾時，把這事淡忘了，再回來不遲。」

「兄弟你這話說得不錯，相煩告訴我哥哥一聲，我就此去了。」

武松奔了出來，一路上想聽得滄州柴大官人好賢下客，有賽孟嘗的稱號，我何不去投他？就向滄州奔來，到了滄州地界，問明了柴進的住所，就直到柴進莊上，叫門房通報了，柴進就出來迎接，分賓主坐下，柴進先開口問道：

「請問壯士高姓大名？」

武松忙起身回答：

「小的姓武，單名一個松字，是清河縣人氏，聽得大官人好賢下客，特來投奔大官人，望收容則個。」

柴進忙謙遜道：

「蒙壯士不嫌待慢，小弟實屬萬幸，望委屈在小莊，以便多多討教。」

賓主客氣了一會，柴進便命擺宴款待。原來柴進也曾聽得江湖上的人說

過武松這個人，今天見他來投奔，便高興地把他收容了。

武松在柴進門下住下，倒也覺得舒服，只是武松有一種脾氣不好，就是除了柴進，便把別人不看在眼上，要酒要肉，一味的自大，並沒有對莊客等說過半句客氣的話，因此很有幾個莊客，看他不過，在柴進面前，進些讒言，柴進看他沒有什麼驚人本領，也就待他平淡了，只是不把武松攆出去吧了。

武松也知道柴進待他冷淡，但是一則他人地生疏，沒有別的去處；乃二柴進雖則對他冷淡，但是見了面的時候，又是看不出有一點痕跡——這是柴進過人的地方，他手下所以有這許多食客，也是他和氣的緣故，只是武松到了柴進莊上，並沒有獻過什麼武藝，柴進也沒有用過他的地方，只當他是一個普通的食客，就讓他住在門下，這是柴進待人的忠厚處。

武松住在柴進莊上，過了幾月，不料發起冷熱病來了，弄了一鉢火來，正在烤火，突然有一個醉漢蹣跚着脚步，踏着鐵柄，把一鉢火向着武松臉上潑來，嚇得武松滿身大汗，趕了上去，把那個醉漢一把揪住：

「那是什麼混蛋，敢來戲弄我！」

那個醉漢也吃了一驚，正要分辨，那邊來了一個提燈籠的莊客，忙放了燈籠，前來勸解。

「這是大官人的要好客人，請勿無禮！」

武松板起面孔說：

「我來到這裏的時候，難道不是客人麼？」

正想舉起拳頭，把那個醉漢打一頓出出氣，那邊又有四五管燈籠擄了過來，後面柴進趕了過來。

「我道宋押司到那裏去了，原來在這裏。」

武松聽得是「宋押司」，又是柴進的口氣，只得放手。

那個莊客就把如何踏着火銀閣了起來的情形告訴了一遍，柴進笑着說：

「你不認識這位有名的押司麼？」

「任他怎麼有名，問他可比得上我們郟城的宋押司麼？」武松只當他是

一個普通的押司，料不到他要打的人，就是他最佩服的人。

柴進聽了哈哈大笑起來。

明。

「你可認識宋押司不？」

「我雖不認識，江湖上是久聞了他的大名，是個仗義的好漢。」

「何以見得他是一個好漢？」

「我聽得人說，他做事有始有終，很重義氣，等我病好了，我要去投奔他。」

「你要見他麼？」柴進又進了一步問他。

「當然是要見的。」

「你要見遠在千里，近在眼前，」因指着宋江說：「這位便是及時雨宋公

明。」

「真的麼？」武松不禁愕然了。

宋江起先是呆在一旁，後來見柴進把他的名姓說了出來，便承認說：

「小可便是宋江。」

武松想起剛才粗魯的情形，十分慚愧，就在宋江面前跪拜起來：

「剛才因不知就是大哥，多有冒犯！」

便就跪在地上，不肯起來，宋江忙把武松扶了起來：

「有道不知者不罪，小可有何德能，便蒙這般錯愛？」因問道：「足下尊姓？」

柴進代武松回答說：

「這位是清河縣人氏，姓武名松，在此地已有好久了。」

「江湖上常說起武二郎的大名，今日在此相逢，真是榮幸。」宋江說着見

武松氣宇軒昂，十分歡喜。

柴進見宋江十分看重武松，也便說道：

「素傑相會，真是難得。」

宋江攜了武松的手，一同進來，便介紹與宋清相識了，柴進便命重整杯盤，勸三人快飲；三人謙遜了一會，便重新入席。

席間，宋江問武松爲什麼到此地來？武松因把吃醉了酒，把機密的兒子打昏在地，當初以爲他是死了，所以逃到這裏來躲避幾時，後來打聽得那人已經救活，因想回到清河縣去探望哥哥，不料患了瘧疾，動不得身，那時正在發冷，在廊下烤火，被兄長踏翻了火鉢，驚出一身大汗，此刻身體已覺清爽多了……

宋江聽了大喜，吃至三更方罷；當夜宋江便留武松在一處宿了；次日宋江見武松衣裳襤褸，預備給武松做些衣衫，因拿出銀兩，叫人去買；柴進聽得了，哪裏肯讓宋江出錢，有的是現成的綢緞，便叫門下的裁縫，做了三人合身的衣裳。武松自從和宋江相見，天天和宋江吃酒談天，病也好了，因想回到清河縣去看看他的哥哥，對柴進宋江二人說了，二人見挽留不住，就替武松餞行。武松就穿起新做的衣衫，提起哨棒，正要動身，宋江取了銀兩來：

「我送兄弟一程。」

「勞兄長遠送，很是不敢。」

宋江等武松辭了柴進，自己和宋清也和柴進告了暫別，同武松一路行來，走了六七里，武松攔住道：

「路已遠了，就請兄長回去，免得柴大官人盼望。」

宋江不依：

「何妨再走幾步？」

又走了二三里，武松挽着宋江的手說道：

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，兄長請回去便了。」

宋江指着前面大路上的酒店：

「到了那裏，與兄弟飲幾杯再去。」

武松也就依了，三人走到店內，宋江坐在上位，武松坐在下位，宋清打橫坐了，叫酒保去買了許多蔬果來，擺在檯上，三人吃了幾杯，太陽已往西沉，武松見宋江這般重義，心想這般朋友，甚是難得，我何不與他結爲兄弟，因說道：

「如蒙兄長不棄，願拜爲義兄。」

宋江好不歡喜，便就受了武松四拜，一邊叫宋清取出一錠十兩重的銀子，送給武松，武松辭謝道：

「我自有的盤費，請哥哥留着自用吧。」

「賢弟你收下好了，你若推却，就不是自家兄弟了。」

武松只得收下了，宋江隨即取了零碎銀子，付了酒錢，三人一同出酒店來，武松不忍分別，說了幾句惜別的話，才洒淚向前走去，宋江和宋清直到望不見武松的影子，才回到柴進莊上來。

武松辭別了宋江等，一路上想道：

「人人都說及時雨宋公明這人好義，今日見了他，果然名不虛傳，我和他結了兄弟，也是值得的。」

走了幾日，來到陽穀縣地界，武松腹中已有點饑餓，正想找一個吃喝處所，前面有一家酒店，飄着一面大招旗，上面寫着：

「三碗不過岡。」

武松見了，很覺不懂，就走到裏面，把哨棒放下坐下，酒家送上了三隻碗，一雙筷子，一碟熱菜，替武松篩了一滿碗酒，武松把酒一飲而盡，連聲叫道：

「好酒好酒——主人家，有什麼下酒的菜？」

酒家回答說：

「只有熟牛肉。」

「就是熟牛肉吧，揀好的切二三斤來。」

酒家就到裏面，揀精的牛肉，切了二斤，盛了一大盤，放在武松面前，隨即又替他篩了一碗酒，武松隨即把酒喝了，又斟了一盤。

「端的是好酒。」

那酒家又篩了一碗酒，便不再來了，武松把第三碗酒吃了，吃得酒興正濃的時候，却不見酒家來替他添酒，不由得惱怒了起來，便拍着案子高叫：

「怎麼不來添酒？」

「客官要肉，當即可以添來。」那酒家故意聽做添肉，却把添酒的字樣不

提。

「我也要添酒，也要再切些肉來。」

「肉可添與客官，酒却不能再添了。」

武松想這真是奇怪，便問道：

「爲什麼不再賣酒與我？」

那酒家指着門前的旗招說：

「客官你没有見前面的旗上明明寫着『三碗不過岡』麼？」

「怎麼叫『三碗不過岡』？」

「我們的酒，雖是村酒，却比一般老酒醇厚，凡是客人到我的店中來，吃了

三碗就醉，便過不得前面的山岡了。」酒家這樣地解釋給武松聽。

「原來是這樣的麼？怎麼我吃了三碗，倒還不醉？」武松笑着說。

「我這酒叫做透瓶香，又名出門倒，初入口時，只覺得好吃，過不多時便要醉的。」

「不要胡說八道！不見得我賴你的酒錢，你再篩三碗來我吃。」

酒家見武松酒量實在好，就又替他篩了三碗，武松喝了，又贊不絕口，就說道：

「主人家，你只管篩來，我吃一碗，還你一碗錢。」

酒家就勸武松說：

「客官不要貪飲，這酒真的要醉倒人，一時無藥可解的。」

「說哪裏話？即使你酒中安放蒙汗藥，我也聞得出的。」

酒家被武松問得無語可說，就一連又篩了三碗，武松喝得連小菜也不多了，就叫酒家再添二斤牛肉來，酒家就又給他切了二斤牛肉，再添了三碗酒，武松吃得愈吃愈有滋味，就從身邊取出碎銀來。

「主人家，這些銀子夠了你的酒賬麼？」

酒家看了一看：

「有得多咧，還有找頭。」

「我也不要你找，你只顧把酒篩來。」

「客官你要喝酒，却還有五六碗酒，恐怕再吃要醉了。」

「我醉了不干你的事。」

酒家只是不肯，武松跳了起來：

「你肯麼？不要惹得我發火，把你這酒店打得百末粉碎，那時悔也遲了！」

酒家暗想：這個人吃醉了，還是不要去惹他吧。就又給篩了六碗酒，武松吃

了，提起了哨棒，走出門來，不禁笑道：

「這裏寫着『三碗不過岡』，我吃這許多酒，也不曾醉呢。」

正待要走，酒家趕了上來：

「客官你到哪裏去？」

武松立住了：

「我又不少你的酒錢，叫我幹麼？」

「我是好意，你且回到我店裏，去看一看告示。」

「什麼告示？」

「現在岡上出了一隻老虎，專門到夜來傷人，已壞了二三十條性命，官廳現限獵戶捕捉，各處都有告示，叫往來行人，於巳午未三時，結隊過岡，現在已過了這個時候，我看你還不如在此地歇了，明天再過岡去，免得性命危險。」

武松聽了不信，笑着說道：

「我是清河縣人，這條景陽岡，至少也走過一二十遭，却没有聽見說有老虎；你不要說這樣鬼話嚇人，就是有老虎，我也是不怕的。」

「我是好意勸你，你不相信，進來看一看告示便知。」

「你不要說了，就是真的老虎，我也不怕。你留我過夜，莫不是要在半夜三更，謀我性命，取我財物不成？」

「我是好心勸你，却被你疑心了起來！你既然不相信，就請尊便好了，我也不好再勸你了。」說罷，搖着頭，自回店裏去了。

武松就提了哨棒，放大脚步，逕自過岡來，約走了四五十里，來到岡下，見有一棵大樹，刮去樹皮，露出了一片白色，上面寫着兩行字，武松近前一看，見這樣地寫着：

近因大蟲傷人，但有過往客商，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，結夥成隊過岡，幸勿自誤。

武松雖然識字不多，這意思倒也明白，便笑了起來：

「這明明是那酒家弄的詭計，見了這個告白，好回他家裏去歇夜；但我却不上他的檔。」

就橫拖了哨棒，走上岡子來，這時太陽將要下山，一輪紅日，正掛在山頂上，搖搖欲墜。武松趁着酒興，只顧向岡子上走來，不遠幾步，前面有一座破落的山神廟，待走到廟前，門板上貼着一張告示，蓋有官府印信，武松停了脚步，走近去看：

陽穀縣示：

為景陽岡上有一隻大蟲，傷害人命，現今杖限各鄉里正并獵戶人等，

行捕未獲；如有過往客商人等，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，結伴過岡，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，不許過岡，恐被傷害性命，各宜知悉。

政和 年 月 日。

武松這才相信真的有虎，待要回轉店裏來，却恐怕被店家駭笑，失却了英雄體面，因躊思了一會，才決定說：

「管他呢？且走過去再說。」

一路走去，酒力湧了上來，心體有點熱不可耐，因把氈笠掛在背上，拖了哨棒，一步步走上岡子來。

看看日色已晚，太陽已經下山，武松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有什麼『大蟲』，只是人嚇破了，不敢上山來吧了。」

愈走身子愈加發熱了，酒力一井湧了上來。武松把胸襟也解開了，便斜着脚步，走上岡子，見有一塊平滑的青石板，心想何不在此地休息一會，再翻過岡去呢？放了哨棒，正想放下身子，躺了下去，只見一陣狂風，從亂樹那邊吹了過來，那風過去了，一陣響動，跳出一隻白額的老虎，向着武松這邊撲將過來，武松見

情勢緊急，忙即落起身來，拿了哨棒，閃在青石邊，那隻餓虎向着武松撲來，把武松吃的酒，嚇做一身冷汗，便即閃在老虎背後，那老虎見撲不着人，便狂叫一聲，好像一個晴天霹靂，震得山岳都動了，樹葉不住地颼颼落下，把脊背豎起，用鐵棒似的尾巴，在後亂掃，武松又躲過了，那老虎見掃不着人，回轉身來，直向武松再度撲了過來，武松使盡了平生力氣，把哨棒迎頭劈了下來，只聽得「撲地」一聲，正打在那隻餓虎額上，把那根哨棒也打折了，那老虎受了這打擊，已是傷了，正要回身逃竄，被武松用力按住頭項，抽出一隻右手來，把刺在手中的一截哨棒，不住的向老虎頭上打來，那老虎先已受了傷，又被武松敲出滿頭鮮血，已早沒有力氣掙扎了，加上武松用盡氣力地揪捺，把個活龍似的餓虎，直要葬入土堆中去，那隻虎因為頭部受傷甚重，漸漸軟了下來，武松又在七窟八洞的老虎頭上，狠命地打了一二百下，直打得腦漿迸裂，四肢挺直，躺倒在地，看看真的死了，這才放手。

武松也力乏了，就坐在青石上，養了一回力，因想道：

「假使再跳出一隻大蟲，那末就無計可施了，手中棒又折了，力又使盡了。」

到這時候，便只好聽大蟲的擺佈了。」

坐了好一會，手臂還是酸麻，只是酒倒醒了，看看天色已夜，因想坐在山上，也不是事，倒不如走下岡去再說。

走下岡來，不到半里路，從斜坡的枯草堆裏又鑽出兩隻老虎來，武松叫道：「此番性命休也！」

但見兩隻大蟲，從黑暗中直立了起來，武松見是兩個人，把虎皮縫在身上，手裏各拿了一條五股叉，又這兩個見了武松，吃了一驚：

「你這人好大胆量，敢在這時過岡來！」

「你們是什麼人？」武松問道，心中却已放了。

「我們是本地獵戶。」

「你們上岡來做點什麼？」

那兩個獵戶失驚道：

「你還不知道麼？近這岡上出了一隻老虎，真是厲害，夜夜出來傷人，單是我們獵戶也傷了七八個，過往客商已是不計其數。本縣知縣限當鄉里正和

我們獵戶，前去捕捉，只是這畜生勢大，近不得身，哪個敢上前去呢？我們爲了這畜生，正不知已吃了多少限棒！今天又輪着我們兩人捕獵，和十多個鄉夫帶了藥弓，前來等候那個畜生，却見你從岡上若無其事地慢步行將過來，倒使我們出了一驚；你倒底是什麼人？也見過那隻老虎麼？」

武松回答說：

「我是清河縣人，姓武名松，因排行第二，大家都叫我武二郎。剛才從那邊亂樹林邊，正碰見那隻老虎，被我打了一頓，死在那邊。」

那兩個獵戶聽得武松這樣說，不覺有點愕然了，兩人都有點不相信：

「怕沒有這回事麼？」

武松便把怎樣打死那老虎，又說了一遍，並且對兩個獵戶說：

「你們不信，現在可以上山岡去看，那隻虎就死在那邊。」

兩個獵戶聽了大喜，便做了一聲口哨，把十多個鄉夫叫了攏來，武松見這些鄉夫都帶了兇器，齊集攏來，便問道：

「你們爲什麼不跟獵戶一道上來？」

那兩個獵戶代為回答說：

「只因那畜生厲害，他們便不敢上來。」

於是就把武松怎樣打死那老虎的話講給這十多個人聽，那些鄉夫聽了這話，都不敢相信，武松就說道：

「你們不信，就跟我上山去看。」

衆人就跟着武松走上岡來，只見那隻老虎，躺倒在地上死了，衆人看了不勝歡喜，就先差一個鄉夫去通報里正，那些鄉夫便把死老虎縛了，抬下岡來。

衆人一到山麓，便有七八十人前來迎接武松，用一乘兜轎抬了武松，向里正家奔來，那本處里正得知了這個好消息，也早在莊前等候，見了武松，便迎接進去，先把那隻死老虎放在廳上，一面便來招待武松，那些獵戶們聽說這般故事，都來到里正家前，探看這個打死老虎的英雄，門口擠滿了許多人。

衆人因問道：

「壯士高姓大名？」

武松回答說：

「小人姓武名松，清河縣，因從滄州回來，在岡子那邊吃醉了酒，走上岡來，正碰見那個畜生，便給我一頓拳棒打死了。」

眾人齊聲贊道：

「真是天下第一名英雄好漢。」

獵戶們便把野味來與武松下酒，武松吃了一會酒，因打虎的時候，使盡了氣力，此刻覺得疲倦異常，便說要睡。

里正便叫莊客打掃客房，請武松安歇。

到了第二天，里正便安排停當，去到縣裏通報，一面侍候武松洗漱了，早由各獵戶牽羊担酒，前來款待武松。武松來到廳前，與各獵戶上前與武松篩酒：

「我們爲了這畜生，正不知吃了許多限棒；今日得蒙壯士除此大害，不但敝處居民受賜多多，就是過往客商，也托福可以平安行走了。」

武松辭謝道：

「這是衆位之福，小子何能，只不過僥倖一回吧了。」

衆人都來替武松添酒，直吃了一朝晨。這才抬出死老虎，放在虎牀上，一面替武松備了一乘轎，衆人都來替他，用紅綠彩緞掛上花球，把武松送出莊來，行不多路，縣裏已派人前來迎接武松，一路上看死老虎，看打老虎好漢的人，甚是擁擠，抬到縣前，知縣已坐在廳上等候，衆人先把死老虎抬上，然後擁武松到了廳上，參見知縣，那知縣見了這般大老虎，又見了這般雄壯的打死老虎的好漢，心中非常歡喜。

武松向知縣行過了禮，便把如何打死老虎的情形，繪聲繪影地講了一遍，兩旁聽的人都聽得呆了。

知縣便命賜酒與武松慰勞，又叫把衆獵戶合出的賞錢一千貫，給與武松；武松辭謝道：

「小人託大人福蔭，僥倖打死那個害人的畜生，原非小人的能力，怎敢受這賞賜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就任便壯士。」知縣見武松這般氣力，人又這般慷慨，很有愛才之意，便對武松說：「你雖然是清河縣人，但和本縣近在咫尺，意欲保舉你在

本縣做一名都頭，不知你心意如何？」

武松見知縣這樣看重他，心中十分願意，就跪下說道：

「小人如蒙大人抬舉，感恩不盡。」

知縣見武松允了，便叫押司立了文案，當日就授了武松都頭之職。

衆獵戶便都來和武松道賀，足足吃了三五日的酒，這才罷休。

武松自想道：

「我本來是回來探望我的哥哥，怎麼會想得到在此地做了一名都頭，想來我哥哥知道了，也是高興的。」

一天，武松在街上閒逛，迎面來了一個人，好像是他哥哥的模樣，但哥哥怎麼會到陽穀縣來呢？使武松一時索解不得，正要相認，那人已走到面前：

「你不是武二郎麼？」

「你可是我的哥哥？」

兄弟倆見了面，又驚又喜，武大便秘叫武松到他家裏去，並告訴武松已有了嫂嫂。

武松見新來的嫂嫂，面貌秀麗，眉目動人，和他哥哥那種滿面黎黑的侷偻相，甚是不配，但也不好就問，只自想着吧了。

倒是他嫂嫂見了武松，十分親熱：

「叔叔，你就是打死活老虎的麼？想不到你就是我家叔叔，我知道了也覺得面上生光。」

武松謙遜了一會，兄嫂就留他吃飯，吃過了飯，武松便欲告辭，武大和金蓮便欲留武松到家裏來住，武松情不可却，就答應了，到了次日，便叫兩個兵丁，把行李搬了過來。

武松搬到他哥哥家中以後，對於這美豔的嫂嫂，陷入苦悶的境地，尤其是他嫂嫂追求他的時候，他却幾乎不能自持起來。

有一天，武松因為外面落了雪，便就早點回到家裏去，他嫂嫂已備了酒侍候，武松一到家裏，就給燙酒生火，真是待自己的丈夫也沒有這般好。

武松原也不大在意的，這一天金蓮却把心中要說的話，都告訴了他，說明她追求他的意思，武松待要拒絕，却又捨不得金蓮的好意，待要接受，却又於大

義上說不過去，何況武松又是個極講義氣的人，對於自己的親嫂，當然不能有非分的想頭；後來只好借了公事跑了出來。

他不敢把這事去告訴他的哥哥，也不敢對他嫂嫂表示冷淡，只好自己留意，等到他哥哥回來的時候，才回家去。這樣，金蓮礙着武大的面，就不便說什麼話了。

這樣過了約有半個多月，恰巧知縣差武松到京中去公幹，武松便來向兄嫂辭行，背地裏却關照他哥哥，叫武大晚出早歸，有什麼事情願忍耐些好歹，等他從京中回來，再作計較。

次日就上程趕路，到了京中，把公事幹完，在朋友處住了一二天，計算起來，已有半個多月，恐怕知縣盼望就回了來，趕到陽穀縣，把公事交卸了，便就回到家裏，只見大門緊閉，門上已加上了鎖，問了左鄰右舍，都推不知，武松只好退了回來，心想我哥哥說不定回到清河縣裏去了，也未可知。

到了夜上，武松趁人不備，從牆外跳了進去，點上了火，向各處探望，一見廳上放着一口棺木，心中大驚，暗自想道：

「莫非我嫂嫂受人之愚，把哥哥弄死，跟了人去麼？」

就在棺木旁邊，打了一個盹，祝告道：

「哥哥，你如有靈，就在今夜三更，在夢中和我相見；把你死的情由，告訴我，好替你報仇。」

武松懵懂地閉上眼，忽然武大滿身血腥地走來，大聲叫道：

「兄弟我死得好苦也！」

武松正想拉住他哥哥仔細地問個清楚，哪裏還有武大的影子，睜開眼睛，只見一盞孤燈，正要暗了下去，武松就把燈芯剔旺了，想起剛才的夢境，不禁哭了起來：

「哥哥，你如有冤，我與你報仇，只是這事情我完全沒有知道，叫我怎麼下得手呢？」

想到父母死後，全仗他哥哥扶養成長，現在他自己有了糧吃，正想藉此報答兄長一番養育之恩，却想不到他跑開了不到一月，就會死去的……想到這裏，又不免流了幾點英雄淚。

他就呆呆地想着，找尋他哥哥死的原由，挨到天明，他仍復跳出了牆，到了縣裏，點過了卯，便叫了十餘名兵士把一條街上守了，無論什麼人都不要放跑了。

自己把鎖扭斷了，開了門，便來請左右鄰舍：

「我兄長死了，勞鄰居幫忙，小的心中甚為過意不去，今天特地備了一桌蔬菜，一以祭奠先兄，一以勞謝眾位鄰居。」

鄰居知道武松是不好惹的，待要不來，却又恐武松翻臉，只得聽命來了，請到隔壁王婆，她心中早已虛了，想要走脫，却有兵士守住，只得回了進來，現在又見武松來請，知是沒有好事，就推辭道：

「武都頭，我也不知令兄是怎樣死的，我是女人家，不懂什麼事，所以也不曾來幫忙，今天勞你來請，實在不敢當的。」

「媽媽是近鄰，第一要緊，哪裏可以不到？」武松看王婆一嘴臉的江湖氣，先就知道不是好人，就有點注意了起來。

「謝謝，我年紀大了，吃也吃不下，忙也不能幫，請你代我向令兄靈前代磕。」

幾個頭吧。」

「媽媽，我是武人，你不要惹了我性起，人家都到了，難道只有你不到麼？」

「真的，我頭昏得很，謝謝了。」

「你去麼？」武松拔出腰劍來。

王婆見武松有點認真了，忙改了笑臉；

「我不是不去，只是白白地討擾了你，於心不安。」

「叫你去，你就去，這就承情了。」

「是的，這話倒也說得不錯。」

看看鄰舍已經到齊了，武松就把剛才吩咐兵士買來的香燭，點了起來，分派幾名兵士去買菜買酒，其餘的兵士，叫他們把前後門守住，不許放走一個。

武松在武大靈前，哭拜過了，就請這許多鄰居分次坐了下來，替他們篩了酒，然後自己立在上面說道：

「兄弟請各位來，不為別的事，只是我哥哥在我未到京城去的時候，還是好好的，此番回來，不到一個月工夫，他忽地死了，好死得奇怪，而且我嫂嫂也不

知去向，想眾位鄰居，近在咫尺，必定知道得很詳細，敢請老實告訴我，倘發生什麼事情，我武松一身擔當，決不連累各位。」

武松說罷，大家只是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發一言。

「好。」武松把腰劍拔了出來，插在檯上：「諸位如不老實對我講，兄弟是個武人，不懂什麼禮貌，有什麼得罪之處，請不要怪我！」

王婆先是心虛了，見武松拔出劍來，已嚇得心胆顫搖，就說道：

「武都頭，你是叫我們來吃酒的，不是叫我們來吃驚的，老身頭痛得很，恕不奉陪了。」

說罷正想要走，被武松一把抓住，大聲喝道：

「今天不說個明白，休想走得！你是貼鄰，哪有不知道的道理？就老實對我說，說罷，否則我手中的傢伙，是不認識人的。」

眾鄰因為王婆平日待人霸道，所以任武松去擺佈她，也沒有一個人前來解勸。

武松把砍在檯上的劍拔了下來，擒在手裏，向着王婆作着要劈下來的樣子。

子王婆嚇得慌了，心想萬一被武松削去了一塊肉，豈不冤枉，何況西門慶這幾天對她的態度大不如前，向他要錢，總是推三阻四，因此也懷恨在心，就對武松說道：

「你放手，我對你說；只是這事情不干我的事，你不能連累我吃苦。」

「那個自然，你大着胆子說好了。」武松便把王婆放了。

「你要知道，殺死你哥哥的兇手是西門慶。」王婆開始說。

武松聽了，不覺怒氣直冒，但沒有把事情聽清楚，就按着怒氣問道：

「哪裏是西門慶，怎樣殺死我哥哥？」

「就是那縣西門藥舖的西門大官人，他因為瞧見你嫂嫂生得面貌秀麗，因此趁你不在，在一天夜上（我記不起哪一天了）叫了許多打手，把你嫂嫂劫去，你哥哥不肯被他們一脚踢死！」

武松聽說，放聲大哭道：

「哥哥，你死得好苦也！」一面對着愕着的鄰居說道：「衆位高鄰，今日王媽媽的話，你們都已聽得，相煩到了公堂，做個見證！」

衆人都默不作聲，愕着看武松的舉動。

王婆見武松沒有表示，就想脫身：

「武都頭，我實在頭痛得很，你放我去吧；好在我都已向你說明，如要我做一個證人的時候，我就在隔壁，你叫我一聲就是了。」

「不，王媽媽，對你不起，你再等一回吧。」

王婆見走不脫身，有點忐忑起來，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有人問她：

「王媽媽是怎麼啦？」

「我頭痛得很，剛才武都頭叫我來的時候，已經痛了，現在却更加痛得厲害了。」

別人有知道王婆的事的，就暗中笑道：這派鬼話，倒也騙得不錯。

只見武松插上了腰劍，向在座的人拱了拱手說道：

「煩衆位高鄰暫坐片刻，我去去就來。」

到了門口，武松關照守門的兵士，不許放走一個，尤其是隔壁王婆，無論如何不要放他出去，吩咐已畢，就來到縣西，問明了西門慶開的藥舖，向櫃內拱手

道：

「你們的掌櫃在着麼？」

「你請等一會。」

夥計到了裏面，叫了掌櫃出來，武松使了一個計，向掌櫃說：

「你們西門大官人叫我帶了一個口信來，你且隨我來。」

那個掌櫃跟了武松走到荒僻地方，武松把劍拔了出來，向掌櫃嚇道：

「我且問你，你們西門慶到哪裡去了，如若不對我實說，我劍不留情的。」

那掌櫃被這一嚇，有點着了慌：

「爺爺饒命，我身邊沒有銀子！」

「我是問你西門慶的人，不要你什麼。」

「呀，西門大官人麼，他今天沒有到店裏來過。」掌櫃這才知道是為尋西

門慶來的，把心定了一半。

「你不會不知道的，如不對我實說，我要斬下來了。」武松做要斬的姿勢。

「我實在不知道！」

「真的不知道麼？」

「真的！」

武松把劍向路旁的樹木劈去，只見那棵樹已半株削去了：

「你若不說，這棵樹便是一個好榜樣。」

那掌櫃見武松形勢兇狠，心想被他斬死，也是不值得的，就扯謊說道：

「剛才聽得書僮玳安說：大官人同結義兄弟飲酒去了，除此以外，我真的不知道。」

「那一家酒樓你知道麼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也罷，你且在此等一會，我轉來放你。」

武松把掌櫃綁在樹身，口中塞了棉絮，管自來尋西門慶，跑了不少酒樓，只見不見西門慶這個人。

原來西門慶是這地方上一個土霸王，武松到縣裏雖不多時，已聞其名，並有人曾經把西門慶指點給他看過，因此武松見了西門慶，也還有點認識。

這天也該是西門慶死神照命，同了幾個弟兄，在獅子樓飲酒，正吃得高興的時候，猛不防武松尋到獅子樓來，見了西門慶，就不問皂白，一拳打了過來，西門慶避開了，站在一旁問道：

「你這樣出手打人，究竟是什麼道理？」

「我問你，殺死我兄長，強搶我嫂嫂的，可是你？」

「這個麼？」西門慶不覺出了一驚，但是逃已不及，只好把這事推在王婆身上，因回答道：「這事你要去問王婆的。」

「現在王婆在我家中，你同我去對問！」

「恕我沒有這個工夫。」

西門慶正想往窗外跳樓逃走，武松身段輕捷，早已攔在窗口，對西門慶說：

「你還想逃到哪裏去？」

那些和西門慶吃酒的人，因見武松形勢兇猛，都一個個逃到樓下去了，有的到西門慶家中，去叫救兵。

「你要知道，」西門慶強辯道：「這都是王婆一個人弄出來的計，不干我

的事，叫我去也是無益的。」

「我問你，我哥哥可是你踢死的？」

「不是我，是王婆叫我搶你的嫂嫂，誤傷的，後來就死了，由我買了棺材盛殮他的。」

武松聽得西門慶招了出來，怒不可遏，就把劍拔了出來：

「現在你也不必說了，既然我哥哥是你殺死的，你償我哥哥的命來。」

西門慶不及分辨，武松就把劍劈來，西門慶忙閃過了，提起了一條板櫪，前來抵擋，無如武松來勢兇猛，西門慶又是酒色斲傷了的人，只幾個轉手，已是不敵，就往窗外一竄，直往街心跳了下來，武松眼快，就跟着跳了下來，西門慶走未幾步，已被武松趕上，就一脚飛去，西門慶來不及躲避，已是踢倒在地，武松趕過去，就是一劍，把西門慶的首級割了下來，西門慶也是一條梢長好漢，頓時頭管鮮血直冒，潑了一街心，兩脚一伸，就此嗚呼，路上見殺死了人，看的人就剎時多了起來，武松提了西門慶首級，直往自己家門奔來，好事的人，也有跟在後面的。武松跨進門裏，就把西門慶首級往王婆面前一擡！

「你認得麼？」

嚇得王婆魂不附體，驚倒在地，武松走過來就是一劍，把王婆的首級也割了下來，放在盤中，向武大靈前放了，自己跪在地下，哭拜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哥哥，你的仇人已被我殺了，你在九泉之下，也可以瞑目了。」

說罷又是一場大哭。

直把衆鄰居看得呆了，大家背着武松伸舌不置。

武松哭了一會，對着衆鄰居作揖道：

「小的爲了替哥哥報仇，連累衆高鄰受驚，心中實在過意不去；但望衆位高鄰，看我哥哥死得好苦，原諒則個！」

隨即提了兩個首級，再向衆鄰拱手道：

「寬各有頭，債各有主，武松殺人，由武松一人承當，決不連累各位；只希望各位，自我去之後，把這家私什物變換銀兩，使我好在牢中打點打點，那就感激不盡了。」

走到門口，吩咐兵士把各鄰居放了，自己一人上縣裏來，知縣見了，好生奇

怪：

一遍。

「武松，你爲縣中都頭，你知道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麼？」

武松跪下哭訴道：

「大人替小的作主，小的只因哥哥被謀害，因此才做出殺人之事來。」
就把西門慶如何勾串王婆，黑夜派人搶劫潘金蓮，踢死武大等話哭訴了

知縣聽說，就對武松說道：

「你既然有這等冤屈，爲什麼不稟告我知道？」

「小的因報仇心切，因此等不得稟告大人了。」

「現在你案既犯了，本縣不能因爲你是我的屬員，就放你逃出，你且在牢中暫坐一坐，可以替你出脫，我老爺無不替你減輕罪名。」

武松叩首謝道：

「萬望老爺超生！」

這時西門娘子也到縣裏來控告武松殺死他丈夫，知縣問了一遍，就說道

「你知道你丈夫強搶人家有夫之婦，踢死親夫的事麼？」

西門娘子跪下說道：

「小婦人的丈夫終日在外交友喝酒，這些事情，小婦人一概不知。」

知縣把驚堂木一拍：

「潘金蓮現在你家，你還推不知？」

西門娘子這才不敢辯了，只叩首道：

「這事直到現在，小婦人才得知道，萬望老爺伸冤！」

知縣派差人去提潘金蓮，潘金蓮已逃走了，無從捉拿，差人回來稟告知縣，

知縣就行文緝拿潘金蓮歸案，一面對西門娘子說道：

「你夫之死，罪有應得，只是武松不該用兇器殺人，本縣自當依法辦理，你

是婦人家，好好回去看守家園便吧。」

西門娘子見問官這般吩咐，只好哭哭啼啼自回家去。

知縣因愛惜武松英雄，不忍叫他受死刑，況且他又替本縣殺死猛虎，功亦不小，就有心替他開脫，關照文書，在詳文上竭力減輕武松的罪名，只說武松因

爲武大被西門慶、王婆謀害，武松爲了替武大報仇，以致和西門慶毆鬥了起來，王婆上前解勸，被兩人誤打在要害，遂致身死，西門慶亦被武松打在死命之所，一同畢命。

案上，刑部批了下來，武松毆人至死，姑念爲兄報仇，從輕發落，脊杖四十，刺配二千里外；死者西門慶、王婆犯奸殺罪，茲以人死，姑勿置論，潘金蓮着即緝捕歸案……

那知縣就在牢中提出了武松，把判決文讀了，就行過杖，刺了金印，備了文書，着兩名公差押送至孟州。

武松受杖的時候，因爲上下公差都和他同過事，未免都有點交情，所以也不覺得怎麼痛，武松起來叩謝了知縣活命之恩，戴上了頸枷，和衆人作過了別，到了家內，取了行李，早由鄰居把家具變化來的銀兩，交給了武松；武松在武大靈前叩別過後，哭了一場，這才謝過衆鄰居，跨出門來，又把零碎銀子，拿出約有二兩模樣，叫服侍過他的兵士，把武大的靈柩，抬到城外葬了，了却一筆心事，然後同二名公差，向孟州行來。

那兩名公差，因知道武松是個好漢，而且又是縣裏做過事的，所以一路上對待武松十分小心。武松也很明白這些，路上吃食住宿等費，也儘由他付錢，不讓公差們多費一個錢。

這時天氣炎熱，一路上好不辛苦，約摸走了二十餘天工夫，來到一條嶺上，兩個公差正想歇腳，武松說道：

「我們且不要停了，趕到嶺下，去吃些酒食可好？」

兩個公差聽武松說得有理，也就同意了。三人一同奔下岡來，見山脚下有一個樵夫，武松問道：

「請問這裏是什麼地方？」

那個樵夫回答道：

「這嶺叫做孟州道，前面大樹林邊，就是有名的十字坡。」

武松問了就和二個公人向大樹林走來，只見第一棵大樹，就有四五個人抱不轉的大，望到樹林邊，就有一家酒店，門前臨窗口坐着一個婦人，露出綠紗衫，見了武松等行來，便起身來迎接。

「客官們且坐一會去，這裏有好酒好肉，要吃點心，還有大包子饅首。」

武松等就走到裏面坐了，大家放下包裹，倚了棍棒，脫了布衫，兩個公差見武松帶着頭枷，甚是不便，就替他把枷開了：

「這裏沒有人看見，我們就担點責任，替你把枷開了，大家快快活活吃碗酒。」

那個婦人用檯布把檯子抹了一會，含着滿臉笑容問道：

「客官要多少酒？」

「你不要管多少，只管燙來，肉就切三五斤來，吃了一井算給你。」武松說。

「還有好大饅首，也要幾個麼？」

「有好的大饅首，也拿二三十個來。」

那婦人便嘻笑着臉，去到裏面，拿出一桶酒來，取了三副碗筷，二盤肉，一井放在檯上，替三人篩了四五回酒，去到灶上拿了一籠熱氣騰騰的饅首來，放在檯上，兩個公差取來便吃，武松取了一個，拍開來一看，便叫道：

「酒家，這饅首是人肉做的，還是狗肉做的？」

那婦人笑嘻嘻地回答說：

「客官你不要取笑，這樣清平世界，哪裏會有人肉呢？我家饅首，素來是用黃牛肉的。」

「我在江湖上聽得許多人說：誰敢向十字坡走過，肥的做肉餡，瘦的去填河，不知有這句話麼？」

「哪裏有這句話，分明是你杜撰出來的。」

「我見這饅首裏有幾根毛，很像人的小便處的，因此疑心到是人肉做的。」

那婦人見是打趣她，只嫣然一笑，並未回答；武松又問道：

「你家大夫到哪裏去了？」

「我大夫出門做客去了。」

「這樣說起來，娘子你有點冷清清了。」

那婦人想道：這個賊犯倒也不忠厚，連我都調戲起來了，好看我收拾你。便說道：

「客官不要取笑了，再吃幾碗酒，這後面樹下可以乘涼，如要過夜，這裏也可以歇宿。」

兩個公差只當武松調戲這婦人，就不去管他，自願吃酒。

武松聽了那婦人的說話，心中想道：這婦人不懷好意，既然這樣，待我戲弄她一番，因假意說道：

「大娘子，這酒真的太淡薄，可有什麼好酒，請我們吃幾碗。」

那婦人一想：這是自尋死路了，便說道：

「好酒是有的，只是渾些。」

「只要是好酒，就渾些何妨。」

婦人便到裏面托出一角渾酒來，放在武松面前，武松看了一看：

「這便是好酒，不過只宜熱吃。」

「對啦，這是在行人了，我去燙來你吃。」

那婦人失笑了起來：「這個賊犯人真是死期到了，燙熱了，不過藥性發得快一點，好早一點去見閻君。」

燙了，就替武松等三人篩了。

「客官請嘗這酒。」

那兩個公人，因一路餓渴已極，還顧得什麼，只管把酒倒入肚去。武松也假裝把酒喝下肚去，趁沒人注意，便把酒倒了。不多一會，兩個公差先自醉倒了，武松也佯裝醉了，倒在地上。

這婦人走到檯上，把三人的行囊捏了一把，不禁大笑道：

「這三個傢伙，又有三日大饅首好賣了；加上還有這些東西。」

便把行囊拿到裏面，一面吩咐夥計把三人扛了進去，那夥計先把兩個公差扛到裏面，隨後就來扛武松。武松便把兩脚一挺，用了勁，那兩個夥計用盡了氣力，也休想扛得動，那婦人見夥計扛移不動，便說道：

「不中用的東西，讓我來。」

婦人便卸去了裙子，把小衫也脫去了，只剩了一個抹胸，赤着兩條臂膊，俯下身來，前來搬動武松，被武松兜胸抱住，兩脚把婦人的下半身夾住了，使得那婦人壓在地下，動彈不得，兩個夥計想來營救，被武松只一嚇，便知道厲害，呆在

一邊，不敢動了，那婦人只躺在地上哀求道：

「好漢饒命。」

武松哪裏肯饒，直把那婦人夾得喊痛不置。這時候，門前來了一個年約三十五六的漢子，挑了一担柴，見武松壓住婦人，急忙大步跨了進來，向武松拱手說：

「好漢且饒了她，小人自向你陪罪。」

武松跳了起來，一腳踏住那婦人問道：

「你莫不是這婦人的丈夫麼？」

「正是小的女人，請問好漢尊姓？」

「我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都頭武松便是。」

那人聽了，便爬在地上拜道：

「小人聞名已久，今日幸得拜見。小的女人有眼不識泰山，誤犯都頭，可否

看小的薄面，饒了她這一遭？」

武松見這人也是江湖上有來歷的人，便急把那婦人放了，問道：

「我看你們夫婦，也不是平常之人，可否把姓名告訴我聽。」

那人便叫婦人快穿了裙衫，前來拜見都頭，使得武松倒不好意思起來：

「剛才冒犯嫂嫂，請恕罪。」

「有眼不識好人，還望伯伯原諒。」那婦人便向武松行過了禮。

武松問道：

「你們怎麼曉得我的名姓？」

那人便一五一十地說了：

「小人姓張名清，原在此地光明寺種菜園的，因為一點小事，和寺僧爭鬧了起來，一時性起，就把寺僧殺了，把寺院一把火燒作了平地，小的菜也不種了，就在此大樹坡下剪徑，一天來了一個老頭，我欺他年邁，閃出來和他廝鬪，不料被老頭一扁担打翻了——原來那老頭也是此中老手，因見小的手脚靈活，便帶我到城裏，又教了我許多本事，又把這女兒許配與我，我倆因城中不能生活，便仍來到此地，明是賣酒，暗中仍是揀那入眼的客商，把些蒙汗藥使他吃了就死，挑大塊好肉，切做黃牛肉賣，近來小的也挑點柴，到近村去賣，剛才想把柴挑

去賣，聽得我女人的叫喊，不料在此遇都頭。」

因把他如何愛交結江湖上英雄好漢的話又講了一番，又把他妻子介紹給武松；

「俺這女人學得他父親一身本事，因此有人叫她母夜叉孫二娘。」張青繼續說道：「我也曾吩咐過我的女人，叫她有三等人不可殺害：第一是遊方僧道，他們都是出家之人，是傷不得的；有一天險些兒壞了一條好漢，原來延安府有一個提轄魯達，他因為三拳打死了人，便逃到五台山做了和尚，一天也往這裏經過，我女人見他生得肥胖，酒裏下了藥，把他迷醉了，正要開剝，小的恰正回來，我見他用的禪杖，有六十來斤重，決非等閒之輩，急把解藥與他吃了，和他結拜了弟兄，近日聞得他與什麼青面獸楊志，佔了二龍山寶珠寺，在那邊落草，他幾番送書信來叫我去，只是我一時不能夠去。」

武松聽得魯達、楊志，便說道：

「這兩位我在江湖上也聞得他們的大名。」

張青又陪着小心說道：

「第二是江湖上賣身的人，她們的錢是用身體掙來，也是不可壞她。第三是犯罪流亡的人，這裏很多英雄好漢，尤其不可壞他。不料我女人不聽我之言，以致今日沖撞都頭，還好我早點回來了。」——回頭問孫二娘道：「你怎麼又起了這心？」

孫二娘回答說：

「本來是不肯下手的，因見伯伯包裹沉重，再加伯伯說些取笑我的話，這才把藥下了。」

武松解釋道：

「我是素性梗直的人，怎麼肯戲弄良好人？因見嫂嫂不住地釘着我包裹，故而見疑，趁着嫂嫂下手，我就把酒潑了，佯裝酒醉，你果然來捉我，一時被我拿住了，甚是冒犯，請勿見怪。」

張青便笑了一陣，携了武松的手，來到後堂坐定，武松央求說：

「兄長，你且把兩個公人放了出來。」

張青便領武松走到人肉作坊裏，只見壁上綑着好幾張人皮，梁上掛了七

八條大腿，兩個公人綁在殺人擔上，像死了一般。張青便把兩人用解藥解了，兩人如夢初醒，一見屋內的人皮人腿，這才出了一驚，向張青等謝過了，一同走出殺人作來，重復坐定。張青問道：

「請問都頭犯的什麼罪，配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武松便把殺死西門慶替兄報仇的話說了一遍，張青夫婦聽了很是歡喜，就治了酒席，與武松等飲酒，席間談的都是些殺人放火等事，使得兩個公人聽了，只會目瞪口呆，說不出半句話來。

當夜就在張青家中歇了，到了第二天，張青背地裏對武松說道：

「小人有一句話，不知都頭心中如何？」

「兄長談談何況。」武松說：

「依小人之見，都頭和兩個公差說了，勸他們回了轉去，送點銀兩給他們，只說半途裏有人把都頭劫去了，前去回報，諒這兩個公差也瞧見了我們的厲害，不怕他們不從，如此都頭省得到牢城營中去受苦了，如若願意落草，小人願意陪都頭到二龍山，與魯達兄前去說明，諒來他不會不歡迎的。」

武松謝道：

「這是兄長的厚意，只是叫兩個公差空手轉去，縣中定是不依的，害了他們兩個受苦，還不如由我到營中去走一遭。」

張青見武松執意要去，也是沒法。武松却要動身告別，張青那裏肯放，便留了三日。張青與武松結拜了兄弟，到了第四日，武松決意要走，張青便設酒與武松等送路，把三個的行囊一一交還，又送了十兩銀子給武松，另取了二三兩碎銀子，交與兩個公人，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外。

武松把張青送他的十兩銀子，也交給了兩個公人，重又戴上行枷，貼上封皮，和張青等洒淚而別。

來到孟州，還未到午刻時分，就直到州衙，投了文書。州尹把文書看過了，就回了覆文，打發兩個公人回去，隨即把武松交給本城牢營發落。

公人把武松解到牢營，營前有一座牌額，寫着「平安寨」三字，到了營內，武松被送入牢房內，關了起來。牢內有十數個囚犯，來探看武松，並教武松說道：「好漢，你是新到這裏，包裹裏有什麼人情書信和使用銀兩，可以取在手

頭，等息差撥到來，就可交給他；吃起殺威棒來，也可以打得輕點，否則此地的規例，實受起來，真是不堪狼狽。我們自己吃過這苦楚，所以先告訴你一聲。」

武松說道：

「多承諸位指教。小人身邊雖帶些東西，假使他好言與我相要，我自當送些與他；否則強逼威索，我一點也不給他。」

罪囚徒勸武松道：

「你不要這樣說，有道：『在人簷下過，不敢不低頭。』還是下氣點好。」

「差撥官來了。」

罪囚徒便散了開去。

武松解了行囊，便坐在那裏。

那人走了進來，威武地問道：

「那個是新來犯人？」

「我就是。」武松說。

那人見武松沒有下文，就不高興了起來：

「你也是很識相的人，怎麼要等我開口呢？我道你也曾在景陽崗打過虎，陽穀縣當過都頭，天然就是曉事的，怎麼這等不達時務？你敢來到我這裏，不要說老虎，就是貓兒，也不會給你打了！」

武松聽了也大不樂意：

「你到這裏來，想老爺使點銀兩，給你使用，這個想頭想差了，你想要，我只有一對拳頭奉送給你；碎銀子倒也有點，留下給自己買酒吃了，看你也奈何我不得，不會得把我送到陽穀縣去不成！」

那個差撥使怒氣沖沖地走了。

罪囚犯又聚了攬來，替武松擔心道：

「好漢，你現在和他言語頂撞，等息必定要吃他的苦；他現在去和管營的相公說了，說不定要害你的性命。」

「怕什麼？他用文的手段對付我，我也用文的手段對付；他若用武，我也不會同他客氣的了。」

正在這樣說時，便有三四個人走來說道：

「新到的犯人武松在那裏？」

武松應聲說道：

「老爺在這裏，我又不走了，大聲高叫做什麼？」

那來的人便把武松押點視廳前，那管營的相公正坐在廳上，五六個軍人，

便把武松押在當前，管營的便喝着除了行枷，對武松說道：

「你知道這裏新到的犯人，要打一百殺威棒的規矩麼？」

管營的便吩咐行刑，旁邊的人，便都來按捺武松，七七八八地亂打，武松跳

開說道：

「不要你們來七手八腳，要打也不要你們眾人揪捺，我若閃躲一棒，不是

打虎的好漢，先前打過的不算，從新再打起，我若喊一聲痛，就不是陽穀縣當過

事的好男兒！」

兩旁看的人都笑道：

「這癡漢真尋死，看他怎樣熬得住？」

武松却又大聲叫道：

「要打便打得厲害些，不要使那人情棒兒，打得不快活！」

說得兩旁的人都笑了，那些軍人舉起棍棒，正待要打，只見管營的旁邊，立

着一個年青的少年，在管營的耳邊說了幾句，管營的便說道：

「新來的犯人武松，你一路上也曾害得病來？」

武松回答說：「我一路上沒有害過病，酒也吃得，飯也吃得，路也走得。」

管營的便吩咐執棍棒的軍人：

「我看這人在路上一定害過病來，且把這頓殺威棒寄下再說。」

行杖的軍人低聲在武松耳邊說：

「你快說害過病，軍爺就可以替你出脫這頓苦楚。」

武松却回答說：

「不曾，不曾，打了倒乾淨，免得掛着一筆心事。」

兩旁的人都聽得笑了起來。

管營的也笑着說道：

「想是這漢子在路患了熱病，滿口胡言亂語，且不要去聽他，把他關在牢中便吧。」

就問道：「三四個軍人，仍舊把武松送到牢房內，同房的犯人見武松一點也不狼狽，

「你莫非有什麼好朋友的書信給管營的麼？」

「沒有。」武松回答說。

「如果沒有，那末寄下這頓棒，不是好意，到晚來必定結果你的性命。」

「怎麼來結果我呢？」武松問着衆囚犯。

「到夜來他把飯給你吃飽了，隨帶了你去，把葶薦捲了你捆縛起來，塞了你的七竅，把你倒掛起來，不消半個時辰，就結果了你的性命。」

「除此以外，還有什麼方法來擺佈我？」武松又問道：

「還有一樣，也是把你捆了，用布袋盛滿了黃沙，壓在你身上，也不消半個時辰可以處死你。」

「再有別的方法麼？」
 「別的方法是有的，只不過這兩個方法怕些，除此以外，只要身體好一點，就沒有性命之憂了。」

「這麼說來，倒也容易對付。」
 話還沒有說完，只見一個軍人，托了一個盒子進來問道：

「那個是新來的武都頭？」

武松就走近來回答說：

「我便是，可有什麼話說？」

那人便把盒子交給了武松：

「管營的有點心叫我送來。」

武松把盒子揭了開來，裏面是一角酒，一盤肉，又有一碗麵，一碗湯，就想道：

「怕就叫我吃了，再來計算我？我且吃了，再看他們如何弄我？」

就把酒肉和麵吃了，那人便收拾了盤碗，管自去了。

武松坐下想道：

「看他倒底用什麼方法來收拾我？」

到了傍晚，看剛才那個人又來了，武松問道：

「你來作什麼？」

「叫我送夜飯來的。」

那人便把酒飯搬了進來，武松一看是：一大壺酒，一大盤爛肉，一碗魚羹，一

大碗飯，便想道：

「吃了這一頓酒飯，便必定來結果我；且不去管他，吃飽了做個飽肚鬼再

說。」

武松就把酒飯吃了，讓那人把碗筷收拾了去，隔不多時，那人又同了一個

漢子來，一個拿了浴桶，一個拿了一桶湯，對武松說道：

「請都頭洗澡。」

武松又自想道：

「敢是在我洗澡的時候，前來下手麼？諒這兩個，我也不怕他，且落得把

身體爽快了一會。」

武松爬在浴桶裏洗了一會，那人便把手巾遞給了武松，讓武松拭乾了穿着衣裳，一個把浴湯倒了，提了浴桶回去，一個却替武松掛起紗帳，鋪了藤簟，放下涼枕，和武松道了「安置」也就回去了。

武松也覺得莫名其妙，心想這是什麼意思？便把門拴了，自語道：

「隨他去吧。」

就管自睡了，到了第二天，却一點沒有什麼事，弄得武松愈加有點難索解了，待把門一開，那昨天的人已替武松提了面湯水進來，還帶了一個人，給武松梳了頭，裹了頭巾，等武松洗漱過了，又有一個人，給武松送早飯來，武松吃過了飯，又有人給送茶來，隔不多時，那個人又跑來對武松說：

「這裏有許多不便，請都頭搬到隔壁房內去，侍候茶飯，可以便當些。」

武松點頭想道：

「來了，我且跟了他去，看他怎樣？」

另有一個人替武松收拾臥具行李，那先前的人，就帶領武松離開了單身的牢房，向前面走去，到了一個地方，推開了門，裏面床帳用具都是新設的，很是

整齊武松一想：

「這樣子那裏還會害我呢？只是我平白受人恩惠，倒有點說不過去。」到了日中，又是大魚大肉地請武松吃，到了夜上也是這樣，一連三五日都是這樣子，弄得武松很是過意不去，便向常來給他送茶送飯的人問道：

「這酒飯是誰叫你送來的？」

「小人前次已稟告過了，只是都頭不曾聽明便了。」那人這樣地回答說。

「我倒不曾留意，只是你不對我說明，叫我怎能收受得下？」

「原來是這樣，這是管營相公的小管營叫我送來的，他並關照我說，如果不問起，叫我休對都頭說。」

「那個小管營是怎生樣的人？」

「就是那天都頭初來，立在管營旁邊的白面小相公，頭包白帕，絡着右手的，那個。」

「喔，不錯，」武松想了起來：「就是我挨殺威棒時，那小相公救了我的麼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武松想道：「我和他素不相熟，他憑空救了我，又這樣地用酒肉待我，其中必有緣故。」因問道：

「那小相公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姓施名恩，因為他使得一手好拳棒，人叫他金眼彪施恩。」

武松聽了，想必他也是一個好漢，因說道：

「你請他出來與我相見，讓我當面謝過了，才好受他的酒食。」

那人推辭道：

「小相公曾對我說過，叫我不對都頭說明，且等過了三月或半年，然後再說相見。」

「你只要去請他出來好了。」

那人見武松執意遲疑了好一會，經不過武松再三催促，這才去了。武松等了多時，並不見施恩到來，心中十分煩躁，正在這時候，施恩從裏面跑了出來，見了武松，就拱手拜揖，武松忙即還禮說道：

「小人是治下的囚犯，素來未曾拜識尊顏，前日蒙救了一頓大棒，又蒙連

日以好酒好肉相待，又沒有一點差違，無功受祿，心中甚是不安。

「小弟久聞兄長大名，只是路遠，無從相識，今幸兄長來到此地，正欲前來拜見，因不敢冒昧，致趨趨不前。」施恩回答說。

「剛才聽得尊价說道，待過了三月半年，再與我說知，却不知小管營有什麼話吩咐小的？」

「鴛僕不曉事，脫口便對兄長說知，此事却怎能冒昧說得？」

「管營請說，否則使武松悶在肚裏，倒反而難過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小弟也只得說了：小弟因見兄長是個大丈夫，有一事想央求只爲兄長，遠途到此，路中辛苦，意欲兄長且將養三五個月，再行拜求。」

武松聽了哈哈大笑起來：

「我去年患了三個月瘧疾，在景陽岡上，酒醉裏也打殺了一隻老虎，何況現在小管營有什麼差違，儘請吩咐。」

施恩辭謝道：

「且等兄長將養幾時再說。」

石墩，「如此說來，我且到外邊去試試力氣如何。我來的時候見營前有一個青

石墩，不知有多少輕重？」

「怕有三五百斤。」

「那末讓我去試試看，看搬得動搬不得？」

「兄長吃了酒再去。」

「回來再吃未遲。」

施恩就和武松一同來到營前，那些守門的軍人，因見了小管營，就都向施

恩行禮。武松把那石墩搖了幾搖：

「小人這幾天騎養慣了，倒有點筋爛骨斷。」

施恩笑道：

「這東西也有三五百斤，當然不比等閒。」

「你們且跑開點，讓我來試一試看。」

就把衣裳脫去了，拴在腰裏，雙手輕輕一抱，那石墩就離了地，在武松懷中

了，看的人都不禁大聲叫好。一轉眼間，武松把手一撒，那石墩就陷入地中半尺

有餘，把看的人都愕然了；武松又把那石墩用右手提了起來，望空中一擲，離地足有一丈多高，落下來時，武松用雙手接住，仍復放在原位，施恩大喜，對武松作揖道：

「兄長真神人也。」

看的人也叫道：

「真是神力。」

武松把衣裳依然穿好，面不改色，對施恩說：

「小管營現在可以說了，有什麼事差遣小人？」

「你且少坐，等家嚴出來相見，然後再告知兄長。」

武松聽了，不耐煩起來：

「小管營你儘請說好了，武松既然答允了你，雖赴湯蹈火，亦所不辭，若有

半句虛話，便不是人！」

施恩見武松這樣決絕，就老實把原由告訴了武松：

「小弟從小學得一些拳棒，因此人叫我金眼彪，小弟倚仗自己會些拳頭，

又在這營裏有一點勢力，在此城東名叫快活林地方，開了一爿酒肉店，那地方是山東河北客商會集之處，很出些生意，每月并些外快到也有二三百兩收入；不料新近來了一個張團練，帶了一個蔣門神來，見我店裏的生意眼紅，就一頓拳脚，把小弟打出店來，將我的店霸佔了去，小弟被他打了這一頓，臥了兩個多月，還沒有全癒，那天兄長來時，還包着頭，絡着臂膊，要待與他打時，一則他倚仗張團練的勢力，二則小弟受的創還沒有好，這一口怨氣，直忍到現在；因見兄長是個英雄好漢，想請兄長替小弟出這口氣，又恐怕兄長長途勞頓，且等過了三月，再央求兄長，那知駕僕口快，說了出來，諒也瞞不過兄長，只得實說了。」

武松聽了哈哈地笑了起來：

「那蔣門神是怎麼樣的人？」

「人也平常，只是比我長大些。」

「我道他有三頭六臂，原來也不過是個平常人，怕他什麼？」

「只是小弟力薄技短，所以懼他。」

「我是最喜歡打不講道理的蠻漢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同你去打蔣門神，不是

我誇口，像他這樣的人，經不得我三拳兩腳的。」

施恩便說等老管營來了，大家商議一會，然後打聽得他本人在店裏，然後再去未遲；武松不依，只是說去就去，不肯停留，正在這個時候，老管營從屏風後轉了出來說道：

「今日幸得與義士相見一面，小兒賽如撥開雲霧而見青天，你們說的話我已聽了多時，且到後堂去敘談一會。」

武松跟着到了後堂，選了一會大家坐定了，搬上了菜肴，老管營親自與武松篩酒，并說道：

「義士這等英雄，誰見了不欽佩。小兒原在快活林做些買賣，並非貪圖小利，實為在那繁鬧地方，交結些英雄豪傑；不料竟被蔣門神這廝佔去了，非英雄如義士，實不能替小兒雪此仇恨；義士如不棄小兒，請飲此一杯酒，受小兒四拜，拜為兄長。」

武松忙辭謝道：

「小人有何才能，敢受小管營的禮？」

施恩等武松把杯乾了，就拜了下去，嚇得武松忙下座相扶，也還了禮，便結了弟兄。武松因見施恩父子誠懇相待，就開懷暢飲，不覺大醉，便叫人扶至房中安睡。

第二天施恩父子商議了一會，因見武松昨日醉了，今天未便叫做去，便推說已派人打聽過了，蔣門神不在店中，且等過幾天，再作計較。武松聽說回答道：「遲幾天去不打緊，只是把我氣炸了。」

施恩也不說什麼，兩人討論了一會鎗法，比了一會拳棒，便邀武松吃午飯，吃飯的時候，却只讓武松吃了一點酒，便不再和武松客氣了。武松正吃到興頭上，施恩却叫僕人送了飯來，叫武松很是掃興，草草吃過了飯，僕人又來侍候武松洗澡，就問那個僕人道：

「今天小管營却只把肉食來請我，不多拿點酒出來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不瞞都頭說，」那僕人回答道：「老管營和小管營商議，本來今天要請都頭去的，因為昨夜酒喝得多了，恐怕出去誤事，所以不敢把酒出來，明天正要請都頭去幹事。」

「這樣說來，怕我吃醉了酒，誤事麼？」

「不錯，就是這個意思。」

過了一夜，武松打扮好了，把膏藥貼在臉上，蓋住了金印，施恩就來請武松吃早飯，用了茶，就對武松說道：

「後槽有馬，請兄長揀好的騎去。」

「我脚又不小，爲什麼要騎馬？」武松說，「你只要依我一件事便好。」

「哥哥但說無妨，小弟總可依得。」

「你能讓我每家酒店吃三碗酒麼？」

「這裏到快活林，也有十四五里路，算來賣酒的人家，至少也有十二三家，每家三碗，就有三十五六碗，怕不要醉了？」施恩担着心事說。

武松却笑道：

「你怕我吃了酒就會誤事，正相反，我不吃酒，倒使不出力氣來的，當初若不是醉了大着胆，景陽岡上，怎能把那隻老虎打殺？」

施恩見武松這般說時，就改口道：

「小弟却不知哥哥是這樣的，家下有的是好酒，只恐哥哥醉了誤事，所以昨天不敢叫哥哥盡量地喝；既是這樣，我吩咐僕人，叫他們抬了酒，備了果品肴饌，前去侍候，讓我們慢慢地吃將過去。」

武松聽說就高興了起來。

「這辦法倒是中我的意，教我吃了酒，也好有點胆子前去打蔣門神。」

於是施恩便吩咐僕人先挑了酒担食籠，帶點銀錢，前去侍候，老管營又揀選了一二十個壯漢，隨後接應，諸事都已齊備。施恩就同武松出了「平安寨」，過了東門，走了約有三五百步，前面就有兩個僕人，在酒家前，歇了担子侍候着。施恩邀武松進內坐下，僕人早把菜肴擺了，來替武松篩酒。武松叫道：

「用大碗來篩三碗便好，不要用小盞。」

僕人便依了，武松也不謙遜，把酒骨碌地倒下時去，就笑對施恩說：

「這算是打下一個底，我們去吧。」

僕人等武松吃罷了，忙收拾了盤碗，挑了担去了。武松和施恩也一同出了店，又走了不過一里多路，前面樹林裏就有酒旗飄揚，施恩問道：

「這裏是村酒店，兄長也要坐下飲幾杯麼？」

「那個當然，不吃酒是不能動手的。」

僕人排了酒碗，擺了下酒物，服侍武松等吃了，武松仍只吃了三碗，便和施恩回店來，僕人又趕緊收拾殘肴，在後追來。

這時雖是七月天氣，炎熱未退，武松就豁開了胸襟，和施恩大步走去，一路吃來，已有十多處酒家，施恩見武松吃了面無醉容，這才放心。

兩人又走了一會，武松問道：

「此處離快活林還有多遠？」

「不多了，前面就是。」施恩回答說：

「那末你且跑開了，讓我一個人去。」

「這樣很好。」施恩走了一步，又回頭對武松說：「兄長請仔細一點，不要大意！」

「這個倒不關事，你只叫僕人陪了我去，前面有酒店時，我還要喝酒。」施恩就叫僕人陪了武松，管自等着，武松又吃了二三回酒，愈加熱了，索性

把布衫拉開，取點風涼，同時却裝着爛醉模樣，東顛西倒地蹙將過來，僕人指着前面路口說道：「這家就是蔣門神的酒店。」武松便叫僕人躲過了，自己搶上前去，見一個魁梧大漢，躺在交椅上，在槐蔭下乘涼，武松暗忖道：

「這個漢子，莫不是蔣門神麼？」

又走了一二十步，就有一家大酒店，裝璜得很是像樣，櫃身裏面，端坐着一個年青婦人，武松便搶進店裏，揀了對櫃身的椅子坐了，眯着醉眼，只是朝那婦人看，那婦人見武松釘着眼看她，就把頭轉到別一面去了，武松看酒店裏也有六七個酒保，就敲着櫃子說道：

「賣酒的主人到那裏去了？」

「客人要多少酒？」酒保上前來問武松。

「先打二壺來嘗嘗看。」

那酒保就到櫃上對婦人說了，舀了二壺酒，先給武松燙了一碗說道：

「客人請嘗酒。」

武松啜了一口，連聲叫道：

「不好，不好，換好的來。」

酒保見武松樣子醉了，就對那櫃上的婦人說：

「娘子隨便換點給他。」

那婦人把先前的酒倒了，又另舀了好酒灌在壺裏，交給酒保，又燙了一碗，

武松便只用舌一舔：

「這酒也不好，快去換來，不然我定不饒你。」

那酒保忍了氣，對櫃上的婦人說：

「看這人像吃醉了來尋事般的，娘子就換點上等的酒給他吧。」

那婦人便又給換了最好的酒，交給酒保，又給燙了，放在武松面前，武松嘗

嘗：

「這酒才有點意思。」武松因想這上面還尋不出事來，便轉了一個念頭，

問酒保道：「你們的主人姓什麼？」

「姓蔣。」酒保回答。

「爲什麼不姓李呢？」

那櫃上的女人，先前就忍氣的了，聽了這話，就變臉道：

「這廝喝飽了酒，到此地來放野火麼？」

酒保說道：

「讓他像放屁樣放着好了。」

武松聽說，這事頭已尋上了，就問道：

「你們在說什麼？」

酒保回答說：

「客官你管自吃酒，我們自在說話。」

「酒保，你叫那婦人下來，陪我吃酒。」

酒保怒喝道：

「你不要胡說，這是主人家娘子！」

「就是主人的娘子，陪我吃酒也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那婦人聽說，怒惱了起來，便罵道：

「該死的東西！」

推開櫃身，正想跑出來打武松，武松眼快，早已跑將過來，把婦人輕輕一提，擡開酒缸，「咚」地放在酒缸中，那些酒保要想上前來搶救，已是來不及了，就齊來向武松進攻，却被武松一個個揪住，放在大酒缸中，有的被武松打死在地，因為滿地都是潑潑出來的酒，濕漉漉地滑得爬不起來，比較有一個乖一點的，就溜了出去，報告蔣門神去了。武松一想，蔣門神必定趕了回來，我何不在路上打他一頓，主意已定，就大步跑出店來，走不幾步，蔣門神就匆匆地趕來，一見武松，不覺出了一驚，因欺武松吃醉了，所以滿不在意，只顧朝前走來，武松在他面前，只用拳頭試了一試，往後就退，蔣門神追了上來，被武松回身一脚，正踢在小腹上，一時痛不可耐，就蹲倒在地，武松趁勢搶前一步，又是一腳，踢在蔣門神的額角上，就往後便倒，武松用腳踏住他的身體，提起拳頭，合頸合腦地亂打，直打得蔣門神在地下求饒，武松說道：

「要叫我饒你，也是容易，只須依我三件事。」

蔣門神忙答應道：

「不要說三件，就是三百件，我也依得。」

「第一件：將店中一應生財，交還原主金眼彪施恩，這本是他開的店，誰叫你奪他的？」

「依得，依得。」蔣門神忙即應承下來。

「第二件：你請快活林的爲頭的英雄和施恩陪話。」

「這也依得。」

「第三件：從今天起，不許你住在孟州，若被我看見，下次還是要打的。」

「這三件小人都可依從。」

武松見蔣門神都依從了，就把他從地上提了起來，蔣門神已是血流滿面，早已嘴歪鼻斜了，武松指着他說道：

「不但是你，就是景陽岡上的老虎，也只三拳兩腳被我結果了性命，量你也不值得我一打！快去把酒交給了，遲了我是不能依的。」

蔣門神這才知道是武松，就連聲答應不住地討饒。

正在這時候，施恩也帶了一二十個彪形大漢，前來接應，見武松贏了蔣門神，就高興不置，圍圍擁護了武松。

武松就指着施恩對蔣門神道：

「本主已在這裏，你便把店讓出來，一面去遣人來陪話。」

「好漢且到店裏去坐一會。」蔣門神說。

武松就帶了一行人，來到店裏，只見滿地都是酒，簡直不能下腳，那個婦人才從酒缸裏爬了出來，渾身濕淋淋地，頭髮已膠成一餅，情形很是狼狽，別的夥計都已逃得無影無蹤，武松吩咐把那個婦人先送走了，然後排了座位，篩了好酒，蔣門神已把本處爲頭的人邀得來了，叫施恩坐在蔣門神的上位，等酒過數盞，武松立起身來，拱手說道：

「衆位高鄰，我武松自陽穀縣殺死了人，配在這裏，聽得快活林這座酒店，原是小施管營出資開的，却被這蔣門神不知倚誰人的勢力，公然奪了我聽了好不服氣——諸位要曉得，我和原主是沒有干係的，只是路見不平，便要打個抱不平，我本要把這蔣門神一頓打死了，替地方上一害，姑念我和他平生沒有什麼怨仇，就讓他暫時活着，我限他今夜離開此地，如若不走，那景陽岡上的老虎就是榜樣。」

衆人才知說話的就是打虎武松，就都替蔣門神說道：

「好漢且不要動怒，就叫他把店基生財奉還原主，離開此地好了。」

蔣門神吃了武松厲害，便不敢再響，只默默地呆坐在一旁。

施恩便檢點了店中的生財什物，把店接收了；蔣門神垂頭傷氣地把行李收拾了，謝過了衆人，雇了一輛車子，動身去了。

武松和衆鄰居直吃到日暮，盡醉方休，衆人始各散去；武松這一天因爲酒喝得太多了，直睡到次日上午方醒。

那施老管營聽得兒子已重霸快活林，就騎了馬親自前來拜謝，武松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，好不熱鬧。

施老管營便自回平安寨理事去了；施恩就留武松在店內飲酒談心，因此一來，施恩的生意加倍好了，各店裏和各賭坊，都加倍送錢來與施恩使用，叫施恩好不快活，因這許多好處，都是武松給他打出來的天下，對於武松，便格外地敬重。

這樣施恩便安下心來做生意，閒下來與武松討論些拳術槍法，日子倒也

過得舒適，這樣一個炎熱夏天，便已過去，轉眼已到秋涼，一天正和武松閒談，來了三個軍漢牽了一匹馬到店裏來問道：

「那個是打虎的武都頭？」

施恩認得是張都監衙內的親隨，便問道：

「你們找武都頭做什麼？」

那個軍漢回答說：

「奉都監吩咐，聽得武都頭是個好漢，特來叫他，有相公領帖在此。」

施恩接過了帖，便想道：

「這張都監是我父親的上司，何況武松又是新配來的囚犯，也是在他管轄下的，現在他要來提，也只好讓武松去。」因對武松說道：「這幾位軍爺都是

張都監衙中的，現在派人牽了馬來叫你，不知哥哥心意如何？」

武松是個爽直的人，那裏肯推辭呢？就說道：

「他既然來叫我，我且去一趟，看他有什麼話對我說。」

就換了衣衫，辭了施恩，帶了一個小僮，上了馬，隨三個軍漢，進了孟州城，來

到兵馬都監衙內，那張蒙方已在廳上，見了武松，露着滿面笑容說：

「我聞得你是個好男兒，英勇蓋世，又肯義同生死，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我帳下正缺少像你那樣的人，不知你肯做我一個親隨麼？」

武松跪下謝道：

「如蒙相公抬舉，小人願執鞭隨轡，服侍相公。」

都監大喜，便叫取了果盒，親自賜酒與武松吃了，武松吃得大醉，就在廳前廊下，收拾了一間房子，給武松住了。

第二天又派人到施恩處拿了行李來，就叫武松在衙內歇宿；都監又不時來差動武松，叫他穿房入戶，當作親人一樣，又叫了裁縫，給武松做了一套新新的秋衣，武松也自覺得高興，只是沒有工夫，到快活林去和施恩談心。

武松因得都監看重，便有人來託武松向都監說情，武松向都監說了，無有不依，因此有許多人常把財帛來送與武松，武松買了一只柳條箱，把送來的東西，都鎖在箱內。

武松在衙內住了，不覺已到了中秋佳節，都監在裏面飲酒賞月，叫武松進

去喝酒，走到裏面，見都是都監的眷屬，武松吃了幾杯，沈匆匆地醉了出來，都監叫住了：

「你到那裏去？」

「稟大人，夫人和大人的眷屬都在這裏，小人理應迴避。」武松回答說。都監聽了哈哈地笑了起來。

「你說得差了，我因為敬你是義士，當做自己的親人一般，特地叫你來吃杯酒，你怎麼倒走了？你儘坐下好了，此地又沒有外人，何必這樣？」

武松謙讓三四回，都監只是不依，只得坐下，吃了幾杯，都監叫養娘丫環來替武松篩酒，又吃了三五杯，都監便命換了大杯，不斷地勸武松飲酒，武松推辭不脫，只得飲了，此時武松已吃得半醉，就索性放胆盡量痛飲了起來，張都監恐怕武松不肯盡醉，叫一個心愛的養娘出來侑酒，武松又吃了一大杯，都監便要，把這個養娘許配與武松為妻，武松辭謝了一會，又喝了幾杯，武松覺得酒已過量，就辭了出來，回到自己的臥室，一時酒醉飯飽，不能入睡，便脫去了衣衫，拿了哨棒，舞了一會，看看時已午夜，就回到室內，正要安寢，忽聽得後堂一片喊賊聲，

武松想道：

「都監待我如此厚愛，現在後堂有賊，我怎能坐視不管？」

就提了哨棒，奔入後堂來，裏面的人都慌慌張張說道：

「賊逃到後花園去了。」

武松走到後花園，尋了一遍，却不見有什麼賊影，正想回身出來，腳底下一絆，跌倒在地，被閃出來七八個軍漢圍住，細縛了，大聲喊道：

「賊在這裏了。」

「是我呀。」武松說：

那幾個那裏還容武松分說，把武松一步一棍，打到廳前，張都監已坐在廳上，兩旁燈燭輝煌，武松叫道：

「我不是賊，是武松。」

「好個賊配軍！」張都監大怒罵道：「我倒好意抬舉你，剛才和你同席飲酒，心想抬舉你做個官，想不到你會做出這樣的事來！」

「相公這不干我的事！」武松分辨說：「我是來捉賊的，怎麼倒把我當做

賊呢？」

「你不用躲賴，且到你房中，去搜查來，可有什麼贓物。」

衆軍漢把武松押到房裏，打開柳條箱一看：上面是些衣服，下面却是銀竹酒盃等物，約值一二百兩，直把武松嚇得目瞪口呆。衆軍漢就把贓物送到廳前，張都監喝道：

「贓物現在，你還有什麼話說？今夜且把你暫押了，明天再問你。」

武松不住地喊着「冤枉」，那裏讓他說話，早由幾個軍漢把武松押着，關禁了起來，直把武松氣得說不出話來。

次日早晨，張都監備了被盜的文書，連同贓物，把武松解到知府衙門。那知府已受了張都監的賄賂，不問情由，就是一頓毒打，斷定武松做賊。武松看這樣子，分明其中有着什麼機關，就招承了。知府就叫畫了招供，枷禁起來。

武松在牢中想道：

「誰知張都監安排了這樣的圈套，來陷害我，等我出了獄，再和他去算賬。那獄卒也是受了張都監的買囑，把武松的手脚，都用私刑夾住了，直叫武

松動彈不得。

那邊施恩已有人把這消息通報給他，就趕到城裏，和他父親商量，營救武松，就取了二三百兩銀子，先來見管牢姓康的，那康管牢原來施恩相厚，就老實告訴他說：

「老實對兄長說：這事都是蔣門神運動張都監弄出來的計策，一應上下，蔣門神都把錢使用到了，一心想把武松弄死，只是府中有個葉孔目不肯，這人是很仗義的，因此武松還不致吃那大虧；現在聽施兄說了，牢中的事由我理會，叫他不受一點苦；一面你快託人去央求葉孔目，叫他速把武松斷了出去，便有得救。」

施恩便把一百兩銀子，與康管牢作謝，那康管牢推辭再三，這才收下了。出來施恩便尋了一個和葉孔目相厚的人，送了一百兩銀子，求把武松早日斷了案；那葉孔目知道武松是個好漢，有心想周全他，今又得了這一百兩謝儀，便把罪案擬輕了，只等限滿便可判決。

次日施恩備了酒席，央康管牢領到牢內，與武松相見；那武松受了康管牢

的照應，手脚已放寬了，施恩就把酒食與武松吃了，又取了二三十兩碎銀，分給衆牢役，便和武松附耳說：

「這官司不用說是都監替蔣門神報仇，來陷害兄長的，你且把心寬了，外面我已託人央求紫孔目說通了，他很有周全你的意思，且待限滿判決了，再作計較。」

武松因手脚已鬆動了，便有越獄之心，早已不把這事掛懷了。

隔了一天，施恩又備了酒食進牢內與武松會，一連三次，被蔣門神的心腹探知了，去告訴了蔣門神，蔣門神便去對張都監說了，張都監又差人送金帛給知府，說明此事，知府便吩咐牢內不准閒雜人等進內，常常差人到牢內察看，因此嚇得施恩也不敢去了，好在康管營也常常替施恩帶信息，倒也並不隔膜。

那當案的紫孔目，竭力替武松主張，並把張都監等陷害武松的內幕去對知府說了，那知府聽了這種情形，想道：

「你們賺錢，倒叫我來害人！」

因此也沈懶得去管了，到了二個限期已滿，在牢中取出了武松，當廳開了

枷當案的葉孔目宣讀了招狀，擬定了罪名，脊杖二十，刺配恩州。原盜贓物，給還原主。便當廳把武松杖了二十，又刺了金印，戴上了金葉枷，差兩名強壯公人，押送武松。那兩個公人領了牒文，便和武松一同出了孟州東門來。

約行了一里多路，從前面酒店鑽出了一個施恩：

「小弟在此地專等多時了。」

武松看施恩仍又包了頭，絡了臂，便問道：

「好多天不見你，怎麼你又這個樣子了？」

施恩便把知府不許閒人進監，因此不能相見的話說了一會，便指着手臂

說：

「這個傷是被蔣門神打的，哥哥進牢之後，快活林的酒店仍被他奪去，我在家將養，聽得哥哥斷配恩州，特地做了兩件綿衣，送給哥哥路上穿着，又煮了兩隻鷄，請哥哥吃兩碗酒去。」

說着便邀兩個公人，一同入酒店，那兩個公人板起面孔說道：

「和這賊漢一同吃酒，給官府知道了，又害得我們聽閒話。」

施恩見不是路，就把十來兩銀子，送給兩個公人，那兩個公人，那裏肯收，只是催武松動身。施恩便向店中要了兩碗酒，給武松吃了，便附耳對武松說道：

「包裹有兩件綿衣，一包碎銀子，一路上好使用。這兩個不懷好意，哥須要提防些。」

就把包裹給武松拴在腰裏，將餘剩的兩隻鷄，掛在柳上。武松回答說：

「這個不消囑咐，再差兩個來，我也不放在心上。你管自養息去，我自自有辦法，放心好了。」

施恩拜別了武松，哭着回去了。

武松同那兩個公人趕路，只聽得那兩個公人說道：

「怎麼不見那兩個人來？」

武松聽了，暗自想道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就管自把柳上的熟鷄取來吃了，不理他們兩個。又行了五六里，武松把另一隻鷄也扯開獨自吃了，走了約有八九里路的光景，前面有兩個人，掛了腰刀，手提着朴刀，先在那邊，像若等着的樣子，見兩個公人把武松押解過來，就併做一路。武松冷眼留意，那兩個公人，和那提朴

刀的不住的擠眉弄眼，只裝做不知，放在肚裏；又走不到幾里，四處都是港河，走着行至河邊，有一條闊的板橋，一座牌樓，牌樓上面寫着「飛雲浦」三字，武松假意問道：

「這裏叫什麼地方？」

那兩個公人白眼回答道：

「你不見牌樓上寫着『飛雲浦』麼？」

武松見形勢緊急，便假裝出恭，蹲下地去，那兩個提朴刀的就趕前一步，舉起刀便斫，武松早已防備，就飛起右脚，把一個踢下河去，另一個心想轉身，也被武松踢下河去了，那兩個公人着了慌，就往橋下便逃，武松把枷架扭斷了，追了上去，一拳一個，打倒在地，就在水邊撈起朴刀，趁兩個人還沒有掙扎起來，一刀一個，結果了性命，那兩個踢下水去的，爬上了岸，正想逃走，被武松趕上，一刀殺了，另一個也被武松揪住，喝道：

「你老實對我說，我便饒你性命。」

那人說道：

「我是蔣門神的徒弟，現在師父差我同兩個公人來害好漢的。」

「你師父蔣門神現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我來時師父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的後堂鴛鴦樓飲酒，等小人回去覆命。」

「原來這樣，却是不能饒你的。」

手起刀落，把那人也結果了性命，解下了腰刀，把好的揀了一把，拴在腰裏，把兩個死屍都踢入了河中，又恐怕那兩個不死，又用刀戳了幾下，在橋上立了一會，心中想道：

「雖然殺了這四個人，但是不殺蔣門神和張都監，怎能出得這口怨氣？」捉着朴刀，踟躕了一會，就奔回孟州城來，到了城裏，已經是黃昏時節，武松便到張都監的後花園的馬房邊伏着，隔不多時，那管馬的前來睡覺，鋪下被褥，正想要睡，武松把門挨了一下，管馬的聽得門響，便罵道：

「我才得睡下，就是要來偷我的衣服，也太早些咧。」話剛說完，門又在響了，管馬的提起了草棍，拔去門門，正想開門出去，被武

影，松推了進來，就勢一把抓住，管馬的正想要叫，猛地裏看見了一把明晃晃的刀，先就軟了，只得求着喊饒命，武松說道：

「你認得我麼？」

那管馬的聽得聲音，在燈光一看，認得是武松，便說道：

「哥哥，這個不干我的事，你饒了我吧！」

「你只要把張都監在什麼地方，老實告訴我，我便饒你。」

「今天和張團練蔣門神吃了一天的酒，現在還在鴛鴦樓吃咧。」

「這話是真的麼？」

「有半句假話，便給生疔瘡。」那管馬罰着願說。

武松將那管馬的兩手反背縛在柱上，口中塞了棉絮，取了包裹，換了施恩給他的新棉衣，把零碎銀子，放入纏袋裏，吹滅了燈火，閃了出來，跳過了牆，衙中的門路，他是熟悉的，就縱身跳上屋頂，翻到鴛鴦樓，靜聽了一會，只見蔣門神說道：

「虧得相公替我報了這仇，小人自後當重重報答。」

張都監說道：

「不是看我兄弟張團練的面上，誰肯給你管這種閒事？你雖化費了幾個錢，却也把那廝安排得好，只怕到了飛雲浦就沒命了！」

又聽得張團練說：

「四個人服侍一個人，就是多幾條性命，也是難保的了。」

武松聽了心中按捺不住，就輕輕翻下樓來，擎着刀，搶入樓來。樓上燈燭照耀，如同白晝，甚是清明。那蔣門神一見武松，也就嚇得魂飛魄散，正想躲避，武松已經把刀劈了過來，蔣門神着了一刀，鮮血直冒，倒在地。張都監剛把脚步移動，也吃了武松一刀，跌倒了。那張團練究竟是個武人，就提起椅子，前來攔住武松。但經不過武松用力一推，就抵擋不住，也跌倒了。武松就一個個都斬了頭，見檯上放着現成的酒食，就吃了幾杯，把銀的酒杯盤子用脚踏扁了，揀了幾樣放在懷中，然後用血蘸着，在牆上寫着「殺人的是打虎武松」幾個字，正想回身出去，忽聽得樓梯上有人上來，武松閃在旁邊看時，來的是前次捉拿武松的親隨，那兩人見發生了這樣血案，心想回身下樓去，武松閃出來把一個殺了，那一

個就跪下求饒，武松那裏肯饒，也一刀殺了。武松見已殺了這許多人，恐怕天亮了不使出門，就連夜越了城牆出來，往小路上行走，走了一個五更，天色還不大亮，武松此時棒劍已發，人又疲倦，見前面樹林裏有一座小廟，就奔進裏面，把包裹當了枕頭，便睡下了，正想合眼，外面伸進兩把撓鈎，把武松鈎住，隨即有兩個人奔了進來，按住了武松，用索子細住了，那四個人說道：

「這廝却生得這般肥胖，好送與我大哥去。」

就把武松像牛羊一般地牽了去，武松要想掙扎，雙手已被細住，動彈不得，只得任他們脚不停步地牽到一所小草屋內，把武松衣服脫了，綁在亭柱上，武松開眼看時，見灶邊梁上掛着兩條人腿，自想道：

「死在這等處所，却是不明不白！早知是這樣，倒不如去到孟州府自首了，便吃一刀，也較這裏死得清白得多了。」

那四個人去叫了一男一女進來，那女的上前一看，對男人說道：

「這個不是叔叔麼？」

「果然是我的兄弟。」

武松見來的男女兩人，正是張青夫婦，好不奇怪，那四個人吃了一驚，便把武松解了，把衣服與武松穿了，張青便請武松到前面客座裏坐下，問武松別後的情形，武松便把如何受施管營的兒子辱待，如何替施恩復仇——醉打蔣門神，以及蔣門神運動張都監，如何設計陷害，如何殺死張都監，蔣門神等一一說了，並自笑道：

「想不到我跑了一天一夜，倦在小廟裏，却被他們細了來。」

那四個人就都向武松請罪謝過，武松笑着叫他們免了，孫二娘說道：

「我這弟兄不是疲倦了，你們便是再多些也不能夠近他的身的。」

那四個人益發覺得不安起來，張青就把碎銀子賞給他們，這才辭謝了出去。

原來張青的作坊不只一處，手下的夥計也有散在各處的，因此武松不曾曉得。

張青和武松說了些別後的話，並聞得武松醉打蔣門神，使往來的人，俱各震驚的話說了一番，孫二娘說道：

「叔叔既然疲倦，就到裏面房內去休息一會吧。」

武松也不推辭，就入內去睡了。張青整備酒席，等武松醒來相敘。

那邊張都監家中連夜報告孟州府，知府因人命殺死不少，案情重大，當夜點起官兵，開了四門搜查，只見兇手蹤跡。次日就點派幹役，向城外四處察訪，一面寫了武松年齡籍貫，畫了形像，出賞格三千貫，緝捕武松一人。風聲傳播，張青已經得知，就對武松說道：

「不是小弟怕事，只是風聲甚緊，萬一有什麼差池，叫我如何對得起你？我給你尋了一個去處，先前也曾對你說過了，只不知你肯不肯去？」

武松回答說：

「這幾天我也打量過，這事遲早要發，只是我自從兄長死後，並無半個至親，却待叫我到什麼地方去，因此遲疑未走。現在哥嫂既有去處給小弟，小弟那有不去之理？只是不知在什麼地方？」

張青便把魯達揚志霸佔青州府下的二龍山寶珠寺，在那裏打家劫舍，官府側眼，聲勢甚是浩大，如今打算寫一封信，介紹武松到那裏去的意思說了一

遍，武松順口道：

「我也有這個心，只是機緣未到，所以前番兄長對我說時，我一時不能就答應；現在既已犯了案，到那邊真是最好也沒有了，大哥你替我寫了信，我今天便去。」

張青便取了紙筆，把武松這人的本事經過詳細寫了，交給了武松，並安排酒席與武松送行，只是孫二娘對着張青不依道：

「你怎麼這樣就叫叔叔去，出了門外，定是被人捉了。」
武松不懂道：

「嫂嫂怎樣見得我定是被人捉了？」

「叔叔如今官府到處有文書投遞，畫形圖形，懸賞捉你，你這面上有兩行金印，先就躲賴不過。」

「金印貼兩個膏藥好了。」張青說。

「只有你聰明，這個却怎能瞞得過吃衙門飯的？我却有一個方法，不知叔叔可能依得？」

「嫂嫂你說了我一定依的。」

「前二年有一個頭陀走過，給我們做翻了，他的金箍、袈裟、度牒、戒刀都還在着，叔叔如今逃難，剃了頭髮，扮做一個行腳僧，又有那個看得出你？」

「恐怕我不像出家人的樣子。」

「不妨，讓我給你扮起來看一看。」張青說時，孫二娘已把袈裟等物件理了出來，就替武松穿戴起來，那件袈裟，却正合武松的身材，張青和孫二娘都喝采道：

「這些東西却好像與二哥定做下似的。」

武松討了一面鏡子，自己照了一會，也不禁自己失笑了起來，便叫張青剪了頭髮，就要動身，張青便對武松說道：

「你把張都監家裏的酒器留下，我換點碎銀子給你，免得到掉換時被人見疑。」

武松聽張青說得不錯，就把銀器和張青換了銀子，放在腰纏裏，吃了一頓酒飯，把兩柄戒刀掛在腰間，取過度牒，和張青作了別，臨行時張青又吩咐說：

「路上自己小心些，不要與人爭鬪，免得被人看破行徑，到了二龍山，便帶封信來，我們夫婦，說不定不久就要上山來的。」

武松答應了，便辭別張青夫婦，離了十字坡，便就日落西山，約行不到五十里路模樣，來到高山，武松趁着月色，一步步走上嶺來，到了嶺上，武松展眼觀看，月光如畫，樹林生輝，忽然聽得有笑謔聲，仔細一看，松林裏有一座庵堂，開着窗門，一個先生接着一個婦人在月光下調笑，武松見了，却有點看不過，便走到林邊，來敲庵門，那先生聽得有人敲門，就把窗門開了，只見武松問道：

「你們的先生在哪裏？」

「你有什麼事要見他？」

「你去叫他出來，我有話問他。」

那童子就進內去了，不多一會，那個先生提了兩口寶劍出來，武松問道：

「此地是靜修地方，你怎麼犯此色戒？」

那先生變臉回答道：

「你這野賊，竟敢來多嘴？」

兩人就衝突了起來，武松是拔出了戒刀等候的，那先生知武松來意不善，也是拿了寶劍出來，見武松說話尋他的牙頭，不覺惱了起來，掄起雙劍，便向武松斫來，武松攔過，也就用刀砍去，雙方一來一往，戰了約有片刻時光，武松虛退了一步，尋個破綻，一刀把那個先生殺死在地，武松尋着婦人問明了原委，才知那個先生不是好人，把那婦人的父母兄嫂殺死了，強佔了來的，就叫婦人收拾了值錢的東西，分了些給道童，叫他們各自回家去，一把火將這個庵堂燒了，管自走下嶺來，找個野廟宿了一夜，次日又是一心趕路，因為自己犯了案件，因此一路上不敢多飲酒，走了幾日，已是青州地方，武松問明了二龍山，逕自到寶珠寺來投魯達，那些看山的嚶囉，因武松有着張青的介紹信，就去通報魯達，魯達也曾聽得過武松的英名，見他到來，就親自來迎接武松上山，又加是張青介紹來的，就愈加敬重，當做兄弟一樣，武松也就安心住下了。

後來武松和魯達打聽得宋江在梁山泊集義，就帶了嚶兵，一同投到宋江手下，專門做那打抱不平的事，連官府也奈何他們不得。

857.7
915.4-1



上海
天下書報社
經理

編者：任蒼厂
發行者：經理書局

上海海寧路942弄高壽里

發行人：王元規

定價：2.00

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出版

——版權所有——